

# 冬之行藏

云德

世人皆言春天美好,这话自然是不错的。因为春风一吹,万物苏醒,那些蜷缩着的、怯生生的绿意,再也按捺不住,立马泼刺刺地满世界晕染开去。作为生命萌动的典型征兆,任谁看了,心头都会随之一颤,生出许多跃跃欲试的新想法出来。然而,人活到一定年龄,像棵老树,经历过岁岁年年的荣枯盛衰之后,觉得喧腾的生机固然可喜,却不如冬日那份深沉静默的赠予来得更加黏帖与受用。仔细琢磨,这赠予不在表层而在内里,不是奔涌的泉而是深邃的潭,个中别有一番滋味。它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幻,一丝丝、一缕缕地渗进你的衣食住行,浸润你老来的心境。

一年中春夏秋三季,着装更多显示着某种社交的体面,唯有冬衣的厚重绝不可有可无,它不仅是身体保暖的必需,更是一场与天地寒威的秘密对话,是一份抵御严寒侵蚀的自觉与清醒。一大早,未等晨光彻底驱散窗棂上的冰花,醒来并不忙着起身,侧耳倾听窗外干冷的寂静,或是打着尖利呼啸的寒风,枯枝嘎吱嘎吱的呻吟声,把被褥里的温暖反衬得更有实感。等折身坐起,将昨夜仔细叠好、搁在火炉或暖气旁余温尚存的衬衣毛衣之类,一层层地把人暖暖地笼住。系腰带时,虽觉脱腰身已不复当年的紧致,但一圈圈缠裹的过程,却像在与一个熟悉的、略有松弛的老友温和地拥抱。推开门,一股清冽的、带着霜气的寒风迎面扑来,脸上一激灵,可身上那股

由内而外、层层守护的暖意,照样稳稳地托住你。看着阶前衰草上覆着的、在熹微晨光下闪闪发亮的寒霜,心里没有畏惧,倒有一种我自温暖的从容。这冬季的穿衣,便不只是御寒,竟成了每日一次,对自然严酷的、体面而笃定的回应。

饮食的意趣,更与节令的变迁息息相通。从夏至秋,丰富的时令蔬菜和各类食品让人享尽了大地的慷慨馈赠,冬季突然敛去了所有输送渠道,天地仿佛进入了沉酣的休眠期。这时节,屋角的陶瓮、地窖里那些沉默的块茎与干货,自然成了主角。虽有大棚蔬菜上市,但味道总是差了那么一截,不如抓一把秋日晒干的大白菜一同投入砂锅来得更为可口。炉火是早就生好了的,不是烈焰,是守着一点红心、耐心的文火。你就坐在炉边,看窗外天色由苍灰转为一种沉闷的、欲雪的铅白。北风紧了,刮得窗纸噗噗作响,像遥远的叹息。而屋里煮着的那锅汤,开始只是羞涩地冒几个小泡,渐渐地,便咕嘟咕嘟地唱起歌来。水汽顶得锅盖轻轻起伏,一股浑厚复杂的香气,霸道地弥漫开来,将潮冷的空气逼到角落。这香气,是阳光、雨露、秋风与时间共同发酵的味道。盛出一碗,汤色是诱人的乳白,捧在手里,先暖手,再暖肠。一口下去,那丰腴的暖意直透四肢百骸,仿佛将窗外整个肃杀的、收缩的冬天,决绝地挡在了身外。这一锅炖煮,便成了对匮乏季节最隆重的补偿,成了自己内在需求最踏实的构筑。这碗热汤或用温度和厚味提醒你,有时治愈自我的不一定是山珍海味,而是甘愿化为热

量的平凡之物。

住在冬日,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。其他三季,房子像是驿站、通道,心思总被外头的花红柳绿、云影天光牵引着;唯有到了冬天,房屋才会成为用寂静编织的安放身心的蜃壳。当原野褪尽华服、裸露出黝黑而沉默的肌肤,当河流凝住欢歌、覆上坚硬的冰甲,当树木伸出嶙峋的仿佛在祈祷的枝干时,住房才成了真正的“家”,成了漂漂在寒潮汪洋之上的方舟。门窗紧闭,帘幕低垂,却并非幽闭。炉膛里,木柴噼啪作响,爆出星星点点的火光,那是屋内的小太阳,它的光与热,温柔地涂抹在每一件熟悉的旧物上:架上的书脊,桌角的瓷瓶,墙上略显歪斜的画幅……一切都镀上了一层安详的、琥珀色的光泽。若拿起一本旧诗集,翻到某一页,那句年轻时读过并无感触的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此刻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,漾开无边无际的共鸣。这室内的暖与静,与窗外的寒与寂,形成了一种完美张力。人在这张力之中,仿佛坐在宇宙安稳的核心。若你在窗上呵出另一个自己,便会晓得原来“庇护”的哲学,无非就是在荒芜的季节,先成为自己的春天。若你抬眼望见玻璃窗上,因温差而凝结的茸毛般的冰晶,在火光中幻化出七彩,你会觉得,这狭小空间里的丰盈,竟足以抵御整个世界的空旷。

老人的行止,也因冬天的氛围而有了新的韵律。远方的风景属于腿脚便捷、热血未凉的年纪,冬日的行藏,多是向内的巡礼。拣一个晌午,风似乎倦了,阳光难得地露出些许慷慨,虽不灼热,如稀释的金箔,便可慢慢踱出

房门。在屋檐下或小区花园中观察四周,你会看到,树干是黑褐色的,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手背,枝丫分割着淡蓝色的、高而远的天空,阳光把各类影子缩得很短,就踩在脚下。你站着,或缓缓走动,能听见脚踩在冻土上发出的那种特有的、清脆的细微声响。若是碰到雪天,你的每一步行走,都是写给雪地的信笺,它仿佛在告诉你:任何生命的路程,都会留下清晰的痕迹。此时的空气格外清冽,吸进肺里,有种心灵洗濯的净感。而休眠的土地上,万物都在蓄势、在等待。这种集体的沉默与等待,与你内心那份不再急于奔赴什么、只是安然存在的状态竟如此契合。你仿佛也成了这冬景的一部分,一株移动的、沉思的植物。时间在这里不是滴答疾走的刻度,而是阳光下的微尘,缓缓悬浮,近乎静止。这片刻的行走,犹如无言的冥想,堪称与自然共赴的一场深沉静默的仪式。

如果说春是萌发、是给予,夏是盛放、是消耗,秋是收敛、是结算,那么冬,就是封藏、是沉淀。人老了,生命的原野仿佛也经历了一轮四季。那些热烈勃发的、枝繁叶茂的往事,都已在记忆的秋风里沉淀为果实,或飘零为落叶。如今所余的便是这冬日般的心境:一片空明而丰饶的“藏”。

自然的冬,将生机埋于冻土之下,将喧哗归于北风之中,将绚烂敛入纯粹的灰白底色;生命的冬,亦将澎湃的情感收束为眼底的温润,将奔波的欲望抚平成掌心的纹路,将对外部世界的索求,转化为对内部宇宙的品味与深耕。这冬,便成为“藏”的最佳哲学呈现:是衣物对抗严寒时生出的妥帖尊严,是炉火慢炖中熬出的生活至味,是斗室之内烛照身心的安宁光芒,也是踽踽独行中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静默领悟。

我们可以肯定地说,这冬的严酷休止绝非生命的中断,而是宇宙在最低调的蛰伏里,进行着最高贵的酝酿——所有潜在的深向内心的行藏,都是为了最终确认生命本质的辉煌。



晨雾中飞翔

冬日鄱阳湖,晨雾在湖洲上弥漫,芦花摇曳、候鸟飞翔。

沈俊峰 摄/视觉中国

# 万里长城最西烽

烽的士兵一样,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进出别迭里山口的方向,心潮澎湃,浮想联翩。

因为阳光的照射和水汽的蒸腾,山那边光影摇曳,景物若隐若现。顷刻,我似乎产生了幻觉,分明看到了金戈铁马,旌旗猎猎。一队队人马向我飞奔而来,又从这里呼啸而过。西汉张骞来了。他身披羊裘,手持节杖,在漫天尘土中,从东边缓缓向烽燧走来。建元三年,在未央宫接过汉武帝的符节,张骞从长安出发,一路上历经磨难。刚刚从祁连山北麓匈奴囚帐里逃脱,惊魂未定,但使命犹在。他将翻越别迭里山口,去寻找大月氏。两次出使西域,他将中国的丝绸、漆器、铁器西传,带回了葡萄、石榴、苜蓿的种子和西域各国的珍贵情报。当这位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使者踉跄归汉,长安城已无人识得这位“凿空西域”的功臣。他用脚步丈量万里征途,用生命开拓文明互鉴的精神疆域,也为“一带一路”插上了最早的路标。

我眨眨眼,定定神,仿佛又看到了唐代高僧玄奘。是他,身背经笈,手持锡杖,披着袈裟,在孤寂漫长的道路上毅然前行。穿过八百里流沙时,炎热、口渴、恐惧不断折磨着他。他甚至在绝望中往回东行了15里。但他发过誓,“不取真经绝不东返”,于是转头继续西行。他从别迭里山口西出,经过艰难跋涉,终于抵达印度那烂陀寺。他将大唐文化带至西域和印度,也将印度佛教、医学、天文学地理、西域风土人情带回大唐。这场历时17年、行程5万里的西行之旅,不仅是一段充满艰辛的个人修行,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。

现在,我身处大美新疆、祖国边陲,与边疆各族人民共享这盛世荣光。可这一天来得有多么不容易。林则徐于1839年主持“虎门销烟”,后被流放新疆“效力赎罪”。他在新疆

“遍行三万里”,于1845年4月抵达乌什,停留一周。4年后,林则徐路过湖南,邀左宗棠晤于湘江舟次,畅谈天下大势。林则徐说“西定新疆,舍君莫属”,并将自己用心整理的新疆地理水文、边防部署等珍贵资料悉数相赠,也把未来边疆的安危、经略西域的重任托付给了左宗棠。

此时的大清王朝风雨飘摇。阿古柏在英俄的支持下,趁机入侵新疆,沙俄霸占伊犁,新疆陷入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。在那场著名的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的朝堂辩论中,左宗棠想起当年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话,慷慨陈词,力排众议,毅然上奏请缨,誓死武力收回新疆。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尽管身患咯血之症,仍横刀立马,披挂上阵。他那“抬棺出征”的决绝,“我之疆素,尺寸不可让人”的呐喊,振聋发聩,摄人心魄。

左宗棠命刘锦棠将军南下,全歼阿古柏残余势力,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所有地区。左公以68岁高龄,一边派人与俄谈判,一边带兵进驻哈密,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。沙俄迫于压力,与清廷签订《中俄伊犁条约》,伊犁九城重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。在左公推动下,清廷设立新疆省,任命刘锦棠为第一任巡抚,在“千里无鸡鸣”的戈壁滩上,屯田实边,稳固了西北边陲。

一阵山风吹来,把我从幻觉中唤醒。眼前烽燧屹立,山河无恙。烽燧不远处,有护卫边境的铁丝网。铁丝网边,每隔百十米就有两位执勤的护边员。他们身着迷彩服和盔甲,手持国旗和钢叉,黑红色的脸上写满了自信和坚毅。我忽然觉得,从张骞到护边员,变的是守护者的面孔,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返回的路上,我在心里反复默念着那句话,哪有什么岁月静好,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

# 爱你老己

李志宏

网络上一句“爱你老己”悄然走红,说到底,就是最直白的“爱自己”。

“老己”,多亲切的称呼啊。像唤一位朝夕相伴的老友,带着几分熟稔,几分疼惜,又藏着几分历经岁月沉淀的亲昵。这两个字轻轻落在耳畔,足以让时光刻下的褶皱变得柔软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,时光向来像个沉默的小偷,悄悄偷走眉间的朱颜,慢慢磨平胸中的壮志,将少年时的意气风发,一点点吹散在奔波的风里。我们总忙着追名逐利,忙着奔赴一场场身不由己的热闹,忙着在人潮里追赶别人的脚步,却忘了回头看看,那个在时光里跌跌撞撞的自己。

不再为镜中的几缕白发耿耿于怀,因为那每一根银丝里,都藏着光阴的故事,都刻着过往的印记;不再为未竟的梦想辗转难眠,因为奋斗过的时光,从来都不算虚度。与流年言和,无须抱怨世事坎坷;不与时光较劲,方能珍视脚下每一步。学会自赏,学会自渡,才能寻得一份内心的安穩。

在每一个鲜活的下,好好爱自己,也好好爱值得的人。晨起一杯清茶,午后一卷闲书,不必追念过往的遗憾,不必忧惧将来的未知,只把眼前的每一刻,都过得热气腾腾。活在当下,便是对自己最好的馈赠。

这不是向生活妥协,而是历经世事浮沉后的通透与清醒。不去执守着于一时的得失,放空执念,驱散焦虑,将“通透”二字,当作灵魂的归舟。就像走过平湖烟雨,跨过岁月山河,才恍然明白: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从来不是命运的波澜壮阔,而是内心的风平浪静。

时光如酒,浓淡相宜;素心如雪,远近相安。我们能做的,不过是牢牢记住那句叮嘱——爱你老己。敬自己一杯酒,敬这一路的颠沛流离,敬这岁月的温柔以待,敬往后余生,不惊不扰,从容自在。

# 原来这么简单

蔡华光

有一款益智游戏,叫作巧放圆形。几年前,学校在开展益智器具课题研究的时候,我曾选择这款游戏器具作为我的研究对象。

这款器具非常简单,一个小方盒内,有6个小木块,其中一个是要被放置的圆形木块,单独放置于一个区域内。

游戏规则也很简单,就是把全部木块在不重叠、不交叉的前提下全部放入盒中方框内,也就是原来放置那5个木块的区域。

因为那3个梯形的,和那2个三角形的木块各自都有大小不等的一段弧形,我就想办法把这些弧形拼成一个圆形,然后再把那个圆形木块放进去。然而,绞尽脑汁我也没能把那些弧形拼成一个圆形。

到底该怎么拼呢?

琢磨了很长时间,一点也不得要领,带着问题准备睡觉,在朦朦胧胧中,我忽然想到,既然不能拼成圆形,又必须把圆形木块放进去,那么一定可以拼成别的一种图形,来把这个圆形木块放进去。

循着这个思路,几番尝试。这一次,终于成功!

其实这款游戏是给玩家挖了一个坑,设置了一个思维陷阱。那5个木块上大小不一的弧形,就是那个陷阱,其目的就是要强化你的思维定式,筑牢困扰你的藩篱,让你产生一定要在圆形中放圆形木块的认识。

这款游戏的正确思路,原来不是圆中放圆,而是方中放圆。

解开了巧放圆形这个问题之后,让我从游戏联想到人生。

其实,人生何尝不是处处有藩篱?这些藩篱可能不是来自别人,而是来自我们自己——不知不觉地跳入了人生本当如此的思维定式,自己给自己设置了自诩山一条路的思想牢笼,自己给了自己此题无解的人生暗示。于是,面对困境束手无策,或者一直在错误的思想窠臼里打转转。

很多时候,看似山穷水尽,不过是因为身在此山中而已。跳出既有经验的束缚,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,转换思路重新构建,一定会有新发现,而这新发现很有可能会带给你峰回路转、天无绝人之路的惊喜。

思路决定出路,有时,换个视角,便会闯出一片新天地,人生也会大不同。

# 寒冬鱼冻香

吴建

鱼冻,是故乡冬日餐桌上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鱼冻,是鲜美的鱼汤在寒冷的冬天凝结而成的半固体食品。故乡乃鱼米之乡的江淮平原,水乡泽国,河塘沟渠随处可见。有水就有鱼,鱼儿的种类繁多,鲢鱼、鲫鱼、鳊鱼、鲤鱼等,应有尽有。我家经常吃的是草鱼冻。

将清洗干净的鱼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,鱼头剖开,洒点精盐腌半个小时,再放入热锅中加黄鱼翻炒几下,其间添进少许姜蒜调味,去掉腥味后,加入适量的水,用文火慢慢熬煮。约莫20分钟后,揭开锅盖再煮一会儿。汤“笃”到只剩小半锅,再盖上锅盖猛火煮上3到5分钟,此时,肉肉的醇美和鱼汤的浓厚完美融合。母亲把煮好的鱼盛在青花瓷碗里,青色的鱼肉,纯白的鱼汤,色香味俱佳,让人垂涎欲滴,胃口大开。

没吃完的鱼连同鱼汤搁进碗橱里,经过一个晚上的自然冷冻,就不再是液态,也并非坚冰,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、颤巍巍的存在。通体是半透明的琥珀色,温润如玉,里面嵌着一块块鱼肉,像是凝冻了的云絮,又像是琥珀里封存的远古生命。夹起一块鱼冻放入口中,先是冰凉的触感,激得人一凛。随即,冻汁在舌尖化开,蕴藏在其中的、被寒冷锁住的鲜味,便轰然释放,爽滑不腻,鲜美的滋味瞬间溢满口腔。它滑过喉咙,留下一条清凉的轨迹,而那弹润的、略需用齿尖轻叩的口感,又带来咀嚼的乐趣。这滋味,与热腾腾的鱼肉鱼汤迥然不同。热的鲜,是张扬的、扑面而来的;而这鱼冻的鲜,是内敛的、深藏的,需用体温温去慢慢唤醒,细细品咂的。咽下去之后,唇齿间还留着淡淡的香,余味悠长。

鱼冻毕竟是鱼汤的馐品。为了使鱼冻更有风味,母亲在熬鱼汤时还会加上浸泡过的黄豆或花生米,这样凝成的鱼冻才更实在。早上,喝着糍粥,蘸一块鱼冻花生品尝,比那腌菜软滑多了,也更能饱腹。当然,鱼冻毕竟属于“剩菜”,算不上一道上得了台面的菜,一般不会用来待客,只是家里人自己吃而已。

这些年来,客居他乡,吃过不少山珍海味,却总也忘不了故乡的鱼冻。鱼冻之美,美在形,美在味,更美在那份融入骨血的家乡情。它是寒冬里的一抹亮色,是岁月沉淀的滋味,更是刻在记忆里的,关于家的味道。

# 石头会唱歌

张永生

我曾多次去观赏奇奇怪怪。作为一个喜爱石头的布衣百姓,我也有自己的珍爱和收藏,虽然谈不上高大上,但也块块有来历,件件有故事。

我的第一块藏石,是北京一位赏石协会的副会长赠予的。20世纪90年代,作为《科学与生活》刊物的编辑,我经常到北京组稿。《儿童文学》的年轻编辑罗英约我去他家吃饭,席间,我认识了这位喜欢收藏奇石的朋友。他经常到潘家园或原产地“淘石”,经过他的“改头换面”,石头身价陡升。在第二次聚会时,我收到了这位会长的礼物,是一块来自新疆的戈壁风凌石。经过千年的风蚀、万载的演化,石头已经玉化,象牙般的颜色配上紫托,非常典雅大气。

多年前,“石博会”来津展销,撤展时老板们不愿再将沉重的石头拉回,我便捡漏了几块。产自南方的江石,“绿泥石”“黑珍珠”“葡萄石”便成了我书房的第一批主人。2014年,我去西北拍胡杨美景。在阿拉善奇石馆,我又将一块“酱肉石”和“梅子石”带回家。在台湾的“七星潭”公园,在碧波万顷的海水里,我偶得一块星云石,白色的线条,深色的底衬,在千年风浪的冲刷下,已呈圆形,放在案头,十分抢眼。如果论石龄,当属我从蓟县石博物馆购得的这块古拙的像泥石一样的尤物——石头的表面,呈洪水冲刷而成的波状,十分古朴自然,据博物馆的讲解员说,它是白垩纪时代的产物,距今已有亿年。

在民间,有“石来运转”之说。我更愿意把石头作为有灵性的东西待之。静夜,在和它们沟通交流时,我感觉石头会说话,会唱歌。

# 最难的和最容易的

吕斌

人最难的是反省自己。人之所以闹矛盾,很大一部分原因,都认为自己对,对方错。如果有一方反省自己是否有过错,自己说的话对方能否接受,矛盾就容易淡化。如果对方也这么反省,那么矛盾就化解了。

不能反省自己,大多数人不是故意的。能不能反省自己,和一个人的出身、经历、文化、教养、对人对事的理解都有关。明知自己做得不对但不反省,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,比如顾全面子、因为利益、或者俗话说得的蛮不讲理。也有的人表面上拒绝反省,内心却已经在反省了,如果事后补救,应该也还来得及。

如果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反省自己,就会少许多纷争。

人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?给别人挑毛病。

比如说,你吃饭注意点不行吗,你看你这辈子掉了多少饭粒;你扫了地,不管你怎么扫,别人要想挑剔,准能找出你扫得不干净的地方;你种地,不管你怎么种,别人准能指出你种的地还有问题……

残缺,是人类的一个特征,没有完美的人,人也不会做出十全十美的事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:世界上任何一件事,给你十次修改的机会,你仍然会留有遗憾。

这个规律时时在考验着每一个人,是宽容还是计较。

我们习惯性的选择是,做更容易的那件事。但要成为更好的自己,我想,我们应该把思路反过来,试着做一做更难的那件事吧!